

艺苑杂谈



李泽清

少年强，中国足球方能『疾风劲射』

提到足球，你首先会想到什么？近日，国产体育题材动画片《疾风劲射》在央视少儿频道热播，故事中，身处叛逆期的少年季峰有着体育天赋，却对未来倍感迷茫。是出国留学还是留在国内？看似是一道选择题，其实父亲并没有给他太多余地。即便到了机场，季峰仍然和父母上演一出机场逃跑的公路剧情。阴差阳错之下，他与青训教练结下不解之缘，最终毅然决定踏上足球追梦的道路，正式加入炎虎足球队。

凭着精致的画面和富有生活气息的剧情，这部动画片轻易就让人能沉浸式体验，仿佛被拉回到那个青少年代。这是一部全家欢的动画片，从孩子的角度，不仅让少年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学会抉择、相信、勇气和努力，也能体会到朝着梦想前进的道路注定会布满荆棘，但成功后的喜悦没有什么可以轻易代替。作为家长，通过本片也能理解，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培养孩子的道路中做好引导员，而不是在左右两边选出唯一的方向，用固定的裁判思维去决定孩子的路线。

夺冠从来都不是目的，但夺冠是唯一能证明自己实力的方式。体育运动是竞技，也是哲学的实践。

当季峰成为球队无法替代的前锋时，我们便也不难理解，成长的代价不仅仅是汗水。学会自我屏蔽外因干扰，也是成长的一个常规科目。面对质疑和抨击等不该影响个人或集体追寻进步的强大阻力，你当然无法做到完全阻隔全部声音，但那些饱含期待的眼神也可被视为巨大的动力，尽管那其中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夹杂“不相信”。

跳出《疾风劲射》来看，现实中的中国足球场在成倍增长，这意味着大众参与的力度更强、广度更宽。广泛参与的基础上，随之而来的是相关产业经济的拉动。不过要想中国足球强，还是离不开“少年强”。不是每个人都像少年季峰，能有机会遇上伯乐，也不是都能将出国留学作为人生选项，稍纵即逝的青春也不会原地停留等待有缘人拾起勇气、力量和热爱。从了解到参与到尝试到喜欢再到不可分割，足球的魅力需要导师的引导，也需要时间累积更多的付出。

《疾风劲射》是一部意义大于现实的作品。不要小瞧体育动画片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力。要知道，《灌篮高手》《足球小将》《网球王子》等作品的大火，曾经让多少人为之狂热，迄今仍然颇受追捧。体育竞技无国界，在动画片等内容产品上也是如此，要紧扣时代的脉搏，充分利用数字化时代的便利性，通过数字内容将每个人心中的体育梦点燃，让好苗子长得壮壮的，让少年强成为中国足球的苗圃，寻找到骄傲和希望。在文艺创作领域，需要更多文艺工作者学会“放弃迎合，拒绝跟风”。当千篇一律的古装玄幻等题材进入大小屏幕的时候，如果谁能率先为孩子的未来出品寓教于乐、启迪思想的作品，那必然是会对“快餐文化”举起一柄利剑。青少年需要天马行空的创意世界，也需要学会勾勒自己的人生轨迹，这便是每个人的“中国梦”。

无论生活还是体育竞技，输赢不可避免，但只有胜利才会让人看到曾经的努力有多么正确。《疾风劲射》固然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象征，一种愿望的表达，但只有拼命争取机会赢得机会和珍惜机会的人才会笑到最后。



荧屏看点

王少华

作为国内首部聚焦洪商传奇，展现湘商家国情怀的电视剧，《一代洪商》日前登陆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档，并在芒果TV同步播出。《一代洪商》聚焦洪商，讲述湘西南商业重镇洪江城，刘、杨两家百年油号三代人的恩怨传奇，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一代洪油商人在历史巨变中的家国情怀和商贾理念。

最热的三伏天，到最早“开放的城市”

2017年夏，陶泰忠老师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档期，说湖南卫视要订制一部描写湘商的电视剧。具体要写什么，陶老师没有说。陶老师是我在业内最尊重的责编，我尤其喜欢他编剧的《乔家大院》，再加上陶老师是军人出身，是解放军文艺杂志社编辑部原主任，他做事有军人作风，一丝不苟。能跟他合作是一件开心的事，即便很辛苦。

我是在最热的三伏天，领着助手徐宝祥，跟着责编陶老师一起去洪江的。临去之前我对洪江和洪油（桐油）的了解仅限于网络资料和陶老师的一些介绍。这个位于湘西的古镇，自明朝以来一直是湘西南重要商埠之地，最能给我脑子里留下印象的，是自近代以来她那种面向世界开放的姿态：有寺庙、会馆、油号、洋行、钱庄、镖局、青楼、报馆、烟馆、戏院，居然还有英美日等列强的代办处。真是一个好不热闹的古城！由此又让人联想到，湖南绝不只盛产“红色文化”，就洪江这座湘西南的古城而言，她的文化极具前瞻性，毫不牵强地说，她在我眼里就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

纵观炎屏，徽商、晋商、浙商、粤商、鲁商大放异彩。湘商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显著地位，却缺乏表现。清末民初，湖南洪江是连接三江最大的水旱码头，也是中国销往国内外桐油最大的集散地，洪油之称便出自洪江。当时世界桐油市场来自湖南洪江的桐油，占据了世界桐油市场近百分之三十的份额。国人皆知晋商、徽商，且不知湘商对民族经济贡献之巨大。从另一个角度定义一代洪商，虽说桐油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桐油却是中国轻工业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一代洪商功不可没！

一路采访，责编陶老师并没有给我具体指令，让我必须要选择什么或必须要表现什么，他把整个艺术创作的空间留给了我。这使我不由得联想到其它一些订制剧目，几乎所有的艺术表现都被套在了各类领导、导演和制片人设定的框框里，编剧的创作空间被设定在了一个“法度森严”的尺寸之中。

陶老师微笑着对我说：“你是编剧，湖南这个本子怎么写，你说了算。”

作品能出笼，归功于那碗“洪江粉”

湘商有多厉害？那要看洪商有多厉害。就拿洪江的刘家油号举个例子吧，清末民初是刘家的鼎盛时期，单从一个细节就能体会到刘家当年牛气冲天到何种程度：洪商首富刘岐山的府邸每晚关闭后，需要30名家丁才能将门闩插上，可想而知门闩是个怎样的规模。或许就是剧本里无处不在的对洪商实力的渲染，才使总制片人孟凡耀先生下决心要大制作再现当年洪商雄厚的实力。为了真实还原历史，再现洪商文化，《一代洪商》在洪江实地拍摄。尽管目前的洪江古城城保存完整，但要重现当年“商贾骈集，货财辐辏，万屋鳞次，帆樯云聚”的繁华盛景，难度极大。为此，剧组还在洪江古城万寿宫码头还原搭建了当年的“洪江码头”，建造了“巨无霸”油船以及汽船、小火轮等船只，在旧瓷厂废墟搭建了“刘家榨油坊”“李家榨油坊”等诸多

场景，还在沅江边搭建了“水客帮山寨”，以展现开拓奋进的洪商文化。

在做剧本案头的时候，跟随我十几年的助手徐宝祥提醒我说，湘商与中国其他地域商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与世界经济接轨比较早，敢想敢干，虽身处深山远水之中，却不固步自封。这或许跟洪油有着最直接的关联，因为洪油贸易是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贸易经济。徐宝祥的这番话对我启发很大。对，在中国，其他省份的商人还在囤积银元大洋的时候，湖南商人已经开始放眼世界了。

我曾多次说过：“编剧是个有些‘难’的行业。”我和我的“金瓦刀剧本工作室”是一个做过600余部集电视剧的团队，剧本创作的口味只有做这个行当的人才能体味。每个编剧从始至终做完一个剧本时，都会有一种“底气十足起飞，有气无力降落”的感觉。不少时候，当我做完的剧本呈现在荧屏上的时候，做剧本时“灾难深重”造成的伤害让我懒得去瞅一眼自己的这个“孩子”。

这次做《一代洪商》有点不太一样，在做剧本的整个过程，从采访到做大纲，从做分集到做剧本，几乎是一气呵成。在这个过程中，从夏天到冬天，从剧本创作到拍摄，我和助手徐宝祥三下洪江。我跟别人开玩笑说：“这部作品能出笼，功劳归于我在洪江采访创作时，每天早上必吃的那碗‘洪江粉’……”

一桶清代底油，造就“湖南的传奇”

湖南是个充满地域文化传奇的地方，如果没有像湘西赶尸那样的传奇，可能我也不会设置像刘云湘被“沉塘六百秒”那样的细节。“湖南的传奇”是整部剧较为突出的艺术风格，山水传奇、人物传奇、事件传奇，凸显出这部戏与众不同的传奇。

洪江自古就是湘西重要驿站和繁华商埠，盛产优质桐油，人称“洪油”。洪油是防腐用品，在历史上占据很大的出口贸易额。由于洪油的重要地位，不仅天下五府十八帮聚集在洪江，各国采购商人也云集于此。经营洪油的洪商心系家国大义，秉承“以义致利，经纬天下”的宗旨，自成一派。洪商是湘商文化的典型代表。千百年来，无数商贾来到洪江两岸创业，创造了洪江的繁荣，也造就了“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洪江当老板”的商业传奇，催生了洪商艰苦创业的“创客精神”以及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一代洪商》便以此为背景，以真实史料为基础，展现一代洪商的经商理念和家国情怀。

一桶清代底油，洞彻商道炎凉、油坊传奇。两家百年油号，交集世事无常、三代恩怨。片子开始于民国十二年。湘西洪江城的恒顺油号掌柜杨同昌与元隆油号掌柜刘云湘斗油，输了的刘云湘要被沉塘前一晚，刘云湘将清代底油还给杨同昌。原来在此之前，杨家大儿子杨大江已将清代底油作为定情物，送给了刘家大女儿刘天婵。杨同昌得知刘云湘是故意输给自己后，便在水塘里放了猪尿泡，救了刘云湘一命。杨同昌有意同刘云湘结成儿女亲家。但此时，洪江商战风起云涌，再加上日本人从中作梗，刘杨两家油号危在旦夕。

时代的巨变，将两家百年油号抛进历史的洪流。刘云湘因日本人对清代底油的图谋和段祺瑞政府酿成的三·一八惨案愤而封油。杨家大儿子杨大江从事中共地下活动，为革命筹集军费。刘家两个女儿天婵、天娟，先后都爱上杨大江。在与日谍汉奸的殊死搏斗中，刘云湘舍身巨额洪油，并帮助国民政府达成“桐油贷款”协议，杨同昌死于“八大油号资敌”冤案，杨二江牺牲在湘西会战中，一直从事地下工作的刘天娟因为发文曝光汉奸罪行被残忍杀害。最终，杨大江和刘天娟等人多方努力，保住洪江城，迎来抗战胜利。



翰墨飘香

走近东坡

谭小平

大凡艺术各门类，都讲求渊源传承，书法艺术尤其如此。我研习书法几十年，对东坡书法情有独钟，始终如一。很多朋友见了我写的东西，都说有苏字的味道。东坡味道当然不只体现在东坡书法上，东坡美食是最直接的东坡味道，东坡诗词、东坡文赋、东坡绘画……都被人们以“味道”来称许。可见东坡被广泛传颂，是他身上十足的人间真气、人生况味，流布至今，千古不散。

“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尝它。”然而，东坡书法的味道太抽象了！东坡书法到底有什么味道，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东坡书法居“宋四大家”之首，又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而黄庭坚又自称苏门弟子，可证明苏轼书法的历史地位了。苏轼是一个天才。他的书法同他的诗词文赋一样，是取之不尽的宝库。

我研习东坡书法，先是从能搜寻到的存世一百余件苏轼书迹进行遍临，对西泠印社出版的《宋拓西楼苏帖》五册临摹了两遍，对其早期楷书《金刚经》还采取了描红法；然后重点选取其中颇具特色的作品进行反复临摹，如题跋最多的《天际乌云帖》，评价最高的《黄州寒食帖》，篇幅最长的《前赤壁赋》《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归来去兮辞卷》，临终前数月写的《答谢民师论文帖卷》，我格外偏爱的《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次辩才韵诗》；最后是意临，不求每个字结体形似，而是追求其精神境界。古人常写书札，书札通常不必计较作品的章法、字法、墨法，提起笔、蘸上墨，在尺案间走走停停，随遇而安，字里行间荡漾的是见字如见人的暖暖寸心。诸如《致季常尺牍》《致梦得秘校尺牍》《致子厚宫使正议尺牍》《人来得书帖》《春中帖页》《新岁展庆帖》等等。在此过程中我不断阅读有关苏轼的书籍，如林语堂著《苏东坡传》等传记，《苏东坡全集》则置于案头，随时翻阅，了解苏轼是在什

艺苑报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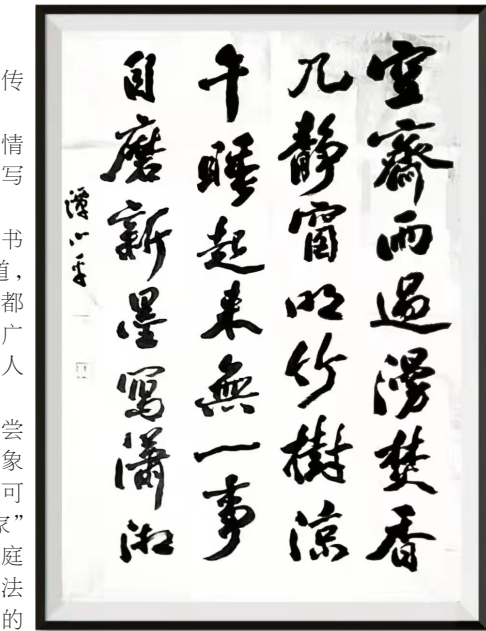
《与梦想同行》林军 黑白木刻 92x184cm 2021年

文牧江

2002年，刚从天津美术学院毕业的林军来到当时的湘潭师范学院美术系工作。当时，首届湖南版画展在学校举办，学染织专业出身的林军找了一块学生弃用的木板、借了几把木刻刀，创作了他的版画处女作《岁月有声》。凭借他学设计专业的那点平面构成功底和装满“聪明细胞”的头脑，加上些初生牛犊的蛮劲（当然还有我给他补上的那几刀），竟然得了个铜奖。后来《岁月有声》还入选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十七次新人新作展。

尝到了版画甜头的林军自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延续《岁月有声》的创作思路和风格，接连创作了《大工业激励》《西部印象》《流逝》等作品。这些作品一经面世，展览一投即中，林军的版画创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2010年前后，他开始转变画风，创作了《沃土》《厚土》《搏》等作品，2020年前后，他又开始了旗帜鲜明的主题性版画创作，《钢铁长城》《铁骨迎朝晖》《见证速度》《与梦想同行》等作品新鲜出炉，这些作品参展范围基本上囊括了国内专业性、综合性展览。林军并非版画专业毕业，甚至没有接触过任何版画课程，凭什么能做到？

首先，这离不开他扎实的绘画功底。据我所知，他在考上天津美术学院前就在长沙办了个先锋画室，红火了好些年，堪称当时长沙规模较大的画室之一，他兼任校长、素描主教、色彩主教，外号“色彩王子”。而天津美术学院四年的大学学习，又练就了他一身与版画渊源颇深的平面设计本领。所谓机缘巧合、厚积薄发，在版画领域弄出点动静



么时空背景下书写了这些作品？试图表达怎样的情感？后人又是如何理解他的表达？书迹笔痕与内容意涵之间呈现出什么内在关联？为此我专程到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难得一回的《千古风流人物——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到台北故宫参观《黄州寒食帖》等苏书真迹，到苏轼贬谪之地感受东坡当时情境。

从对东坡书迹的认真遍临，到有重点的研习选临，最后到自在超脱的意临，就是要不断地走近东坡、贴近东坡、亲近东坡，甚至进入他的精神世界，与他对话，与他交流，与他同甘共苦。越走近东坡，我惊奇地发现，苏轼书法如同他的诗词文赋、如同他的绘画，从不炫技，也不刻意标榜自己的风格。他像所有天才一样，有一种俯视感。他越是随手拈来、信笔而挥，就越是呈现出非凡的笔墨和高远的境界。也正如他评价自己的书法，是“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一副“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样子。他越是这样，我越是热爱他，试图靠近他，但越发感到高不可攀，便只好顶礼膜拜了！

刻刀的速度